

第一回

射神蟒英雄出世
露峥嵘军营立功

东晋哀帝兴宁元年（363年），在江南丹徒县（在今江苏镇江一带），有一位乱世枭雄出生了。他姓刘名裕，字德舆，小字寄奴，远祖是汉高帝的弟弟楚元王刘交。刘裕出生时恰好是在夜里，落地后竟然满室生光，宛如白天一样，很是奇异。他生下来后不久，母亲就急病暴亡，他的父亲认为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，打算把他扔掉，幸亏刘裕的一位姨母怜惜他，把他收养下来，每天悉心照料，又亲自给他喂奶，刘裕才活了下来。后来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，这位继母把刘裕接回家，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精心照顾，刘裕因此得以健康长大。后来他的父亲突然大病不起，不久去世，只剩下他们孤儿寡母，寂寂寥寥，凄凄凉凉。失去了父亲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刘裕的家业渐渐衰败，母子俩经常受冻挨饿，凄惶度日。

父亲在世时，曾让他跟着村里的私塾先生读了几天书，但刘裕天生不喜欢读书，经常逃学玩耍，字认不了几个，却偏偏喜欢弄拳舞棒，骑马射箭。父亲去世后，谋生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身上，他不得已靠编织

鞋子和砍柴来赚钱，很是辛苦。可即便这样他们还经常吃不上饭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但是刘裕很孝敬继母，宁可自己不吃，也不让继母挨饿。

有一天，春光明媚，阳光灿烂，刘裕去京口（在今江苏镇江）的竹林寺游玩，突然感觉有点疲倦，就来到讲经堂前的树荫下休息，不一会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寺里的和尚不认得他，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就想撵他走。和尚准备上前呵责他时，忽然看见刘裕身上现出龙的图案，五彩缤纷，众和尚非常惊异，禁不住嚷嚷起来。刘裕被他们惊醒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众和尚好一阵感慨，才讲起刚才所见到的神奇景象。刘裕听了只觉好笑：“可不要乱说啊！你们的眼睛可能是被日光晃花了。”说完也不再和他们争辩，起身回家去了。等到了家里，刘裕细细琢磨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左思右想，忐忑不安，晚上躺在床上时，还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

一夜无眠，直到雄鸡报晓。天渐渐亮了，刘裕便起床烧饭，侍候继母吃完早饭，自己也胡乱吃了几口，便向继母说，自己想到父亲的墓地看看。他出门不远，便遇上一个风水先生，名叫孔恭，此人称见刘裕眼熟，刘裕便乘机与他交谈起来，原来孔恭正在游山，准备为富人家寻觅一块上好的墓地。这时，二人正好路过刘裕父亲的坟地，刘裕没有说明，只是与孔恭开玩笑说：“请看这个墓地怎么样啊？”孔恭到墓前一看，但见此处背靠青翠连绵的群山，面朝一弯清澈明净的河水，他审视再三，脸上现出一片惊骇，忙问：“这墓里埋的是谁？这可是一块帝王宝地啊！”刘裕心里吃了一惊，但脸上却尽量保持镇静，笑着问：“难道能做皇帝不成？”孔恭也笑着回答：“你怎知他的子孙不能做皇帝？天机不可过多泄漏，咱们等着看吧！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刘裕同孔



恭握手道别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有了这两件事情，刘裕对自己信心大增，认为自己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从此刻苦研习箭术骑术，历练本领。不过时机未到，家贫如故，他整天还是忙里忙外，不是卖鞋，就是砍柴，有时想吃肉了，就来到野外，见着飞禽走兽，便引弓搭箭，顺手就能射下几只，拿回家去改善生活。

秋天来了，秋叶飘零，芦荻萧瑟，一片阴森肃杀的景象。一天，刘裕腰佩弓箭，手拿柴刀，到野外去砍柴。他低头砍柴时，突然觉得有一股腥风刮了起来，旁边的流水“哗哗哗”齐声作响，四面八方的芦苇也一齐发出了可怕的萧瑟声，震动耳鼓。刘裕心下一惊，急忙跳开数步，来到一个高涧上面，循声往下望去，猛然看见芦苇中间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，头如斗大，身子像车轮一样粗，张着眼睛，嘴里“咻咻”地吐着信子，样子十分恐怖。刘裕从未见过，吓了一跳，情急之中急忙从腰间取出弓箭，张弓搭箭，凭借自己天生的神力和练就的功夫，向蛇射去，只听“飕”的一声，那支箭不偏不歪，正好射中蛇的脖子。蛇疼痛难忍，抬头面向刘裕，怒目而视，摆出要攻击的姿势，刘裕不敢怠慢，接着又射了一箭，正好射在蛇的两只眼睛之间。蛇疼痛难忍，滚了一周才蜿蜒而去。刘裕这才定了神，站在高处观看，但见大蛇长约数丈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好大的恶虫，多亏我射箭技术高超，才免遭毒害，要不然，我命将休矣！”

第二天，刘裕耐不住好奇，又去那里查看还会有什么异迹。到了以后，他隐隐约约地听见杵臼的声音，心里越加惊奇，顺着声音一找，只见乱草丛中有童子数人，全部穿着黑色衣服，围着一臼，轮流杵药。刘裕大声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在此捣药，做什么用？”一个童子回答：“我





们大王被刘寄奴所伤，特地派我们前来采药。”刘裕又问：“你们大王是什么人？”童子回答说：“我们大王是当地土神。”刘裕笑着问：“大王既为土神，为何不杀死那个刘寄奴？”童子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，寄奴以后必当大福大贵，王者不死，怎么能杀得了他。”刘裕听了童子的话，心中为之一震，胆子越发大了起来，于是厉声呵斥道：“我就是刘寄奴，来除掉你们这些妖孽，你们不怕我吗？”童子一听见刘寄奴三个字，立即吓得四散而逃。刘裕将臼中的草药一齐拿回家，不想这药还真是管用，每当遇到刀伤箭创，一抹就好。刘裕得到数次征兆后，自知自己前程远大，不应该总在山中种田，埋没一生。于是和继母商量，准备投身军营，以此取得功名。继母知道刘裕有远大志向，也不阻拦，立即答应他前去投军。

刘裕告别了继母，来到一个叫孙无终的将军那里报名入伍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。孙无终见他身材高大结实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认为他不是一般庸碌之辈，便留下他给自己当亲兵，不多久又提拔他为司马（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）。

晋安帝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会稽有一个叫孙恩的人作乱，晋国将军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。刘牢之听说过刘裕的名字，知道他有勇有谋、胆识过人，特邀刘裕到府中做事。到了前线，刘牢之命刘裕率数十人去侦探敌人行踪，途中遇敌数千人，刘裕毫不畏惧，提着大刀，冲锋陷阵，敌人不知虚实，稍一接战就仓皇逃跑了。随后，刘牢之的儿子也带兵赶来，大家趁势掩杀过去，孙恩大败，乘船逃到海上去了。

刘牢之得胜回到朝廷，刘裕也随同而返。但是不久，孙恩卷土重来，又一次攻占了会稽。刘牢之再一次东征，命令刘裕前往勾章（在今浙江

宁波境内)守城。刚到没有多久,敌人就围城攻打,刘裕指挥将士边打边守,多次打败贼军,敌军无奈只好从这里退去,辗转乘船去袭击丹徒。丹徒是刘裕的故乡,刘裕接到家乡的警报后立即前去营救,路上正好与孙恩相遇,孙恩的人马看见了刘裕的旗帜,想起前次的失败,没敢应战就吓得望风而逃。刘裕哪里肯放过他们,拍马挥刀,身先士卒,抢先杀入敌营,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,气势汹涌,锐不可当,敌军东逃西窜,一会儿就跑光了。朝廷因为刘裕立下多次战功,就升他为太守(郡的最高行政长官)。做了太守后的刘裕再次去围剿孙恩,把孙恩杀得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只好跑到海上,做海盗去了。

孙恩有个妹夫叫卢循,人长得神采清秀,且小有谋略。孙恩的败将残兵中的一部分就聚集到他那里,推举他为主帅,准备等待孙恩回来,东山再起。恰在这时,荆州(在今湖北中南部)官员桓玄举兵作乱,反对朝廷,他想利用卢循,就将其作为自己的爪牙。晋安帝听闻叛乱,立即命令司马元显为大将,派刘牢之为先锋,刘裕为参军,起兵讨伐桓玄。

走到历阳,官兵与桓玄相逢,两下里双方拉开阵势,准备决战。桓玄派刘牢之的娘舅来当说客,劝刘牢之阵前倒戈,和他一块反对朝廷。刘牢之本来就和司马元显有矛盾,这次出兵,司马元显却做了他的统帅,刘牢之就更加怨恨。于是他打算趁机起兵造反,借敌人之手,先除掉司马元显,然后再寻找机会杀掉桓玄。刘裕听到这个消息后,觉得此举甚为不妥,且风险太大,便与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一起尽力劝阻。刘牢之不听,派他儿子拿着降书,送到桓玄营中。

桓玄收降刘牢之后,实力大增,开始向都城建康(今南京)进军。司马元显毫无能力抵抗,军队一触即败,桓玄的军队轻而易举地进入都



城。桓玄派人抓住司马元显，把司马元显和他的党羽一起杀死，然后自称丞相。但他担心刘牢之拥兵自重，会威胁到自己，于是就任命刘牢之为内史（地方行政长官），撤掉他的兵权。刘牢之知道后非常惊讶，后悔不迭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桓玄一入京城，便夺我兵权，我的大祸恐怕就要临头了。”

刘牢之的儿子劝说父亲偷袭桓玄，但刘牢之顾虑自己兵力不足，有些犹豫，于是把刘裕召进来商量。刘裕非常痛惜地说：“将军您当初率领禁军数万，不能讨伐叛军，反而为虎作伥，朝廷和百姓已经对您很失望了，怎么可能响应您呢？您不听劝阻，引火烧身，我再也无法在您这里待下去了，我情愿请辞回到京口。”说罢，便退了出去，何无忌也与刘裕一起前往京口去了。

刘裕到了京口，被刺史（地方军事长官）桓修召去，留在身边任职。太守卢循表面上听从桓玄的命令，暗中却贼性不改，仍然像盗寇一样到处掠杀抢夺。有一次，他偷偷地派遣自己的心腹徐道覆去袭击东阳（在今浙江金华）。刘裕知道后，带领兵马拦截，出奇制胜，杀败了徐道覆，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。

回评



正传撰写刘裕，所述之异象，大都是援引《南史》中的一些记载，虽然有些神秘色彩，但并非是作者自己假想臆造之作。而且所谓演义，也只有经过妙笔的演绎，才更觉得有声有色，足以引人入胜。刘裕射蟒，蛇神不敢报仇加害刘裕，古语所谓帝王之相，成五彩之色，有蛟龙常伴左右，



豺狼虫豸（zhì）不敢加害，即是如此。如果往前朝追溯，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汉高祖刘邦斩蛇的故事。刘裕在相信自己有帝王之相后，并没有闲坐家中，等待好运的突然降临，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军打仗，在刀光剑影中奠定自己所追求的大业。可见，一个人的最终成功，并不都是上天的赐予，也并不全靠远大的理想，而是靠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奋斗。



第二回



起义师讨伐叛逆 救御驾平步青云

没过多久，桓玄篡位，改国号为楚，年号永始。桓修是桓玄的堂兄，桓玄把他召入朝廷商议大事，刘裕也随同前去。桓玄早就听说过刘裕，席间笑脸相迎，格外看重他，他笑着对大臣王谧（mì）说：“刘裕风骨果然与常人不同，确实是当今的一代豪杰啊！”王谧本是刘裕的旧交，便乘机大献殷勤，说刘裕是天生的杰出人才，专门来辅佐新朝廷的。桓玄听后更加高兴，给了刘裕特别优厚的赏赐。桓玄的妻子刘氏素有才智，看人很准，经常在屏风后偷看来宾，她见刘裕长得高大魁梧，气宇轩昂，知道并非一般人物。一天退席之后，她私下里对桓玄说：“妾观刘裕龙行虎步，瞻顾不凡，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超过他，你要提防他点！不如趁早把他除掉，免得养虎为患！”桓玄思忖了一会儿，慢慢地回答：“我正准备平定中原，没有刘裕这样的人辅佐不能完成大业，等把关陇（在今陕西关中和甘肃、宁夏境内）平定以后，再考虑这件事吧！”

回去的时候，桓修邀刘裕一同从陆路走，刘裕借口自己旧伤复发，



不能骑马，更不能步行，便与何无忌一起乘船返回京口。在船上，他们谈到了桓玄的种种罪行，义愤填膺，决定秘密讨伐叛逆。主意已定，到了京口登岸后，何无忌立即拜见刘毅，与他商量匡复大业之事，刘毅说：“可惜没有人担当主帅啊！当今只有刘裕可称得上是一位英雄，不知他愿不愿意加入。”何无忌微笑不答，告辞而回。这时正逢青州（在今山东境内）官员孟昶（chǎng）因有事路过京口，与刘裕闲谈，彼此谈得很是投机。孟昶说：“今天的英雄，除了您以外，还有别人吗？”刘裕不禁大笑，随后让孟昶留下来共同谋划起义。

刘裕有个弟弟叫刘道规，正在青州任职，青州刺史桓弘是桓修的堂弟，刘裕令孟昶去联络刘道规，让他除掉桓弘，一起举事。定下密计后，刘裕就与何无忌以出外打猎为借口，集结义士一百余名，其中最厉害的约有二十多人，他们个个有勇有谋，可以担当举兵起义的大任。过了几天，一切布置停当，他们开始起事。刘裕把二十多名义士当作前队，由何无忌冒充敕使（皇帝的使者），催马扬鞭驰入了丹徒城，城里的桓修一点也未察觉，听说敕使到来，赶忙出门相迎，何无忌见了桓修，也不与他搭话，拔出佩刀杀死桓修，然后与手下人大呼讨逆，官吏和士兵吓得四散而逃。接着刘裕骑马带兵进入府署，张贴告示，安抚受惊的百姓，然后派人至广陵（在今江苏境内），命令孟昶、刘道规立即响应。

孟昶与刘道规假装劝桓弘出去打猎，桓弘喜欢玩乐，爽快地答应明天出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孟昶等人率领好几十名壮士，在府署门前静静等候，等桓弘的大门一开，他们便立即闯进去杀死了桓弘，接着召集人马，过江来与刘裕会合。

徐州（在今江苏境内）司马刁弘听到丹徒发生叛变，立刻率领文官





武将及其属僚，来到丹徒城下，探听虚实。刘裕登上城楼假惺惺地说：“我们奉有密诏，讨伐逆党，叛贼桓修的首级已经公示众人了，请你们不要节外生枝。”刁弘等人信以为真，便带人退走了。

桓玄听说刘裕造反，不禁害怕起来，急忙召集他的弟弟桓谦和卞范之等人，一起商议对付刘裕的办法，桓谦等人请求立即发兵前去镇压，桓玄同意了。刘裕听说桓玄已经发兵，毫不示弱，更加锐意进取，一面自称为总督，掌管徐州之事；一面命孟昶守住京口，并集合二州义旅，共计一千七百多人南下；同时又让何无忌草拟一份檄文，历数桓玄的种种罪行，告知天下，大有一举荡平敌军之势。桓玄闻报更加惊慌失措，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人是乌合之众，不会成什么大气候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桓玄摇头叹息道：“刘裕是当今世上屈指可数的英雄人物，怎么能说他会不会成功呢？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啊！”果然警报频频传来，前方桓玄手下的将领死伤无数，而刘裕军中却只死了一员大将。双方打得越来越激烈，也越来越艰苦，桓玄一面继续往前线增兵，一面派桓谦带兵把守东陵，卞范之带兵把守覆舟山（均在今南京）西部地区，严加防范。

刘裕到了覆舟山东部，命令扎营休息，让各路人马饱餐了一顿后，把剩下的粮食全部扔掉，向将士们表达了破釜沉舟、誓不生还的决心。一时群情沸腾，军心大振。他们向前出发，没有多久就遇到了把守东陵的前锋部队，大将刘毅一马当先，刘裕率兵继进，将士们纷纷呐喊着冲入敌人阵地，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喊杀声惊天动地。这时凑巧刮起大风，他们顺风点起大火，片刻间烟雾缭绕，火焰冲天，烟云蔽日，把桓谦、卞范之两路人马烧得焦头烂额，死伤无数，纷纷弃械逃窜。刘裕趁机率领众人奋力追赶，各路大军齐驱并进。在城中督战的桓玄一见大事不妙，



急忙和儿子策马出了都门，坐船南下。

刘裕派人四处张贴告示，安抚民众，讲明自己起兵的理由，以获得百姓的支持；同时派遣刘毅等人尽力追杀逃跑的桓玄，并令文武百官去恭迎圣驾；接着又追剿桓氏家族之人，将他们下狱审判；又让人检查各种图籍器物，把它们保管好，一一封存于府库中。

大臣王谧是桓玄的属下，众人认为他是罪魁祸首，劝刘裕把王谧杀掉。可是刘裕与王谧一直很要好，刘裕少年家贫，王谧还经常替他偿还债务，前时又在桓玄面前替他说好话，刘裕没有杀他，还让他官复原职。王谧知恩图报，向众人推举刘裕为八个州的都督（相当于元帅），同时兼任徐州刺史一职，众人一致同意，刘裕也乐得接受这个职位，皆大欢喜。接着刘裕按功封赏，他麾下的大将都受了封，随即他又将军国大事都委任给了刘穆之。

再说桓玄逃到江西寻阳，刺史郭昶之隆重接待了他，又供给他车辆和器物使用。于是桓玄仍然自称楚帝，威风如故。不久刘毅等人率军追杀过来，即将兵临城下，桓玄吓得惊慌失措，急忙派遣部将带兵堵住湓口（pén，在今江西九江），自己挟持着晋安帝，向西逃往江陵（即今湖北荆州）。刘毅等人随即大破桓玄的水军，夺下湓口，一鼓作气又拿下寻阳。因为安帝被挟持西去，刘裕于是推举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，入居东宫，又命令刘毅等人继续向西追赶桓玄。

桓玄到了江陵，收集了荆州士兵二万余人再次挟持安帝东下。正好刘毅、刘道规等各路军队扬帆前来，刘道规望见桓玄乘的船，就指挥士兵向前冲杀，又借风放火，刘毅等人也跟着助薪扬威，桓玄率领的战舰多半被火烧毁。桓玄见势不妙，慌忙改乘小舟，仍然挟持安帝，转身又



逃回江陵。

俗话说，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桓玄再次返回江陵，众人皆知跟着他再不会有出路了，于是人情离叛，纷纷逃散。他的部将也率众叛变，投降了刘裕，保护着晋国二后蜿蜒回京。桓玄无可奈何，只得趁着夜色仓皇出逃。

益州（在今四川境内）刺史毛璩（qú）有一侄儿叫毛修之，在桓玄手下任官，想寻找机会拿下这个叛贼，就引诱桓玄前往蜀地。桓玄依言西行，恰巧从上游来了许多艘丧船，船头站立着一个人，与毛修之打了一个照面，便厉声呼道：“来船中有无逆贼？”旁人尚未答话，桓玄就颤声说：“我是当今天子，何处盗贼，敢来妄言！”话没说完，从对面那条船上跳出两位将领，拉弓搭箭，对准桓玄的座船射去。桓玄的卫兵挺身而出，掩蔽桓玄，却都被射倒。桓玄心下大惊，突然又有许多人持刀跳进船中，为首正是对船的那人，桓玄惊骇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敢冒犯天子！”来人随即答道：“我们是来杀天子的贼臣！”说着用刀劈向桓玄。

来者是谁？他便是益州的督护（地方专管军事的官员）冯迁。原来，毛璩有个弟弟是刺史，在任期间病故，毛璩就派冯迁护丧返回原籍，恰巧在途中遇到桓玄的船。毛修之对桓玄早有杀意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下手，这时正好看到冯迁过来，就用眼神示意，一齐动手杀死了桓玄。冯迁砍下桓玄的首级，让毛修之带着桓玄的首级，奔到江陵。晋安帝听闻后，便以杀贼有功，封毛修之为骁骑将军，又下诏大赦，只是桓氏家族不在赦免之列。

刘毅等人以为元凶已戮，逆焰消除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哪知没有多



久，桓氏一族又死灰复燃。桓玄的侄子桓振趁机逃脱，桓谦也在逃亡中纠集人马。两桓余孽，袭取江陵，刘裕忙派遣何无忌、刘道规二将前去讨伐。

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，前时逃往山阳（在今江苏境内），招募兵马打算讨伐桓玄，但未能如愿。他又去南燕寻求援兵，南燕主慕容德不肯发兵，刘敬宣只得南归。这时桓玄已经败亡，刘敬宣就归顺了刘裕。他因刘毅等人征讨桓玄余党，也筹备船只器械，准备随时接应何、刘二军。

何无忌、刘道规得到他的帮助，进兵夏口，刘毅也率军随行，攻入城中。桓振挟持安帝出屯江津，遣使请和，刘毅等人不答应。适逢鲁宗之起兵袭击襄阳（均在今湖北境内），桓振回军与之战斗，只留下桓谦等人守卫江陵，刘毅趁着敌人空虚，大举进攻，桓谦一战即败，弃城逃走，刘毅等人进入江陵。

刘毅正考虑乘胜追杀，正赶上桓振回救江陵，桓军在途中听说城池失守，大为惊骇，不等发令就各自散去，桓振无奈也只好回身逃走。但桓振是个不愿轻易服输的人，不久他又召集已逃散的兵士，计划再次袭击江陵，但军情泄漏，计划被对方得知，他们事先埋伏好伏兵，等到桓军来到时主动出击，一鼓作气歼灭了他们，桓振也在此役中战死。桓氏余孽殆尽，只有桓谦等一部分人逃脱。

刘裕听到这个消息，便派刘毅、刘道规留下屯兵夏口，命何无忌接安帝东归故都。安帝回到建康，改元义熙，再次颁布诏书嘉奖有功之人，又特令刘裕掌管国中内外大小军事。

诏书颁布之后，刘裕上表辞让，并且请求归藩。安帝当然不答应，文武百官也加以敦劝，刘裕仍然辞让不受。安帝于是改授刘裕掌管荆、

司、梁、益、宁、雍、凉七州，还有前十六州的军事，刘裕这才接受这一赐命，还镇丹徒。安帝封刘毅为左将军，何无忌为右将军。不久二人又分道前去征讨桓玄的残余党羽，很快桓氏党羽一概被诛灭，荆、湘、江、豫都被平定。晋廷再次加封，刘毅的官阶再升，实力更强，从此也就更加骄傲，唯我独尊了。

回评

桓玄一乱，刘裕乘机而起，他张起大义之旗，驱杀了桓氏一族。最终以桓玄之死而谋得权贵。由此观之，大概枭雄功业的崛起兴盛，开始必有惊世的功业，这功业大到足以耸动人心，令朝野畏服，然后他才可以为所欲为，潜移默化地将国运玩弄于掌股之中。历史上的王莽、司马懿之流没有不是这样做的。刘裕为莽懿流亚之辈，通过桓玄成就他建功立业的大事，桓玄是多么的愚蠢，刘裕又是多么智慧啊！等到安帝返驾，封赏功臣之时，刘裕虽为功首，却再三退让，成功却不居功自傲，此乃韬光养晦之计啊！有诗云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”成功了不居功自傲，反而能韬光养晦，刘裕的野心和能力何其大啊！



第三回



凭武略征服南燕 挥雄师大破卢循

晋安帝复位一年后，追叙讨逆的功绩，刘裕、刘毅及何无忌皆被封为郡公（晋代开始确立郡公制度，相当于小国王）。此外诸将士也各有封赏，不胜枚举。

适逢司徒兼扬州（在今江苏境内）刺史王谧病故，论资历这一官位应由刘裕继任，但刘毅等人忌嫉刘裕，不想让他入朝辅政，于是打算让武官谢混担任扬州刺史。有人怕刘裕出来反对，认为不如让刘裕兼管扬州，把内事交给孟昶管理。安帝不能决议，特地派遣大臣皮沈去一趟丹徒询问刘裕的意见。皮沈先拜见刘裕的手下刘穆之，把事情向他陈述了一遍。刘穆之佯装去茅房，实则潜入内室告诉刘裕，说朝廷的两个决议都不可听从。刘裕出内室来见皮沈，支吾了半天，应付了事，并把他安排回客舍，又叫刘穆之进来商量。刘穆之说：“晋朝的国政有很多缺点，您匡复皇位，功高望重，难道还想长期做藩将吗？扬州是国家的根本，关系重大，怎能假手于人？现在答复圣上一事极为重要，不便于空言传



论，应当入朝和安帝面议，共同决定此议可行与否。等您一到京城，朝廷内的权贵们一定不敢妄自乱说，到时您就可以稳坐扬州刺史之位了。”

刘裕满口称善，于是遣回皮沈，让他捎话给安帝，说此事事关重大，应该入朝面议。皮沈回京复命，果然如刘穆之所料，朝廷上下畏惧刘裕威势不敢多言，安帝立即下诏，命刘裕做扬州刺史，总领扬州事务。刘裕又佯装谦恭，上表要求解除兖州军务，又派毛修之与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共同讨伐谯（qiáo）纵。

谯纵原是益州一位武将，他擅自杀了刺史，自称成都王，蜀中随之大乱。朝廷授司马荣期为益州刺史，命他率兵征讨蜀地。司马荣期兵临白帝城（在今重庆奉节），击败了谯纵的弟弟，准备继续进军，因为担心兵力不足，上表请求支援。刘裕于是命令毛修之率军西行，毛修之进入蜀地，与司马荣期合兵一处，毛修之让司马荣期做前锋先行，自己则率兵在后接应。司马荣期抵达巴州（在今四川巴中）时，不幸被副将所杀，那副将随后自称巴州刺史，与朝廷对抗，毛修之不得不退兵至白帝城。这时益州的前督护冯迁闻讯后急忙发兵前来援助，刘裕又命两路大军一同征讨蜀地。

谯纵听说晋国大军已到，急忙向后秦称臣乞求秦军抵抗晋军。秦主姚兴派部将援助谯纵，会同谯纵的党羽选择险要之地驻守。刘裕的部将转战进军，多次攻打不能进入，相持六十多天后人马死伤过半，无可奈何只得引军退还。

由于晋军在前线失利，刘裕准备亲自前往征讨蜀国。这时却忽然得知南燕入侵，于是决计先伐南燕，再平西蜀。南燕主慕容德（后改称慕容备德）是前燕主慕容光的小儿子，他任范阳王时收集两燕的遗众，南

迁后向东夺取了晋国青州的地盘，又攻下城池，作为京城，定国号为燕，史称南燕。慕容备德在位六年，死后无子，由他哥哥的儿子慕容超即位。慕容超为帝后发动战争，大肆掠夺淮北。刘裕命人出兵戍卫淮阴（均在今江苏境内），严加防范，自己则即刻上表朝廷，要求北伐。

刘裕调集水军出发，溯淮水而上，进入琅琊。有些将领提出异议，请求停止行动，他们说：“燕人得知晋军远至，不敢与我军作战，但是如果他们占据大岷（xiàn）山，坚固堡垒，使得我军无处寻找粮食，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刘裕微笑着说：“各位不要害怕！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定会认为我们孤军深入，必难久持，就会退守，一旦我军通过大岷山，就会攻无不克！我向各位保证，只管向前进军，此行定可消灭敌人。”于是便督管士兵加速前进，日夜不停。果然南燕主慕容超不听他人的谏言，停止据守大岷山，退守临朐（qú）和广固城（均在今山东境内），要诱敌深入等待决战疲惫之师。

等到刘裕过了大岷山，还不见有燕兵，不禁举手指天说道：“我军幸得苍天保佑，得以过此险关，破敌取胜，就在此一举了！”于是便分兵为左右两翼，缓缓前进，在距离临朐城约十里的地方，慕容超率全班人马前来迎战，两军相逢，杀得是山川并震，天日无光。转眼间夕阳西下了，双方还是旗鼓相当，不分胜负。

有个参军向刘裕建议：“燕兵齐来应战，临朐城中必然空虚，为何不从小道出兵，直接去袭击他们的城池呢？”刘裕连声说好，随即派部将率兵数千，从燕兵后面绕出，袭击临朐城。果然如参军所料，城中只留有老弱士兵把守，仅城南一处营垒有燕将驻守，手下的兵士也不过数千人。晋军大将披甲先行直抵城下，大声喊道：“我等率雄师百万前来，